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歸田藁十

雍 虞 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文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

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説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將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黄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寛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清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爲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甓於濵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居諸生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涖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家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慮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與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
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
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重至
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
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
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
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
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
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
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
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瓌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按
宋 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
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
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
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址，址藏書之閣圯焉，
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
禀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吾慕
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
也。明年，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去為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
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繫，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
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
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斸松為枋，沉木水底，
加叠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叠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室廡屋甓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令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
爲祠又作東西廡以爲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其譯史鄧其府吏胡其直學楊其它勤敏贊襄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亦此哉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敗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與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又得所傳遠有端緒究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治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僅留於險姦之秋夫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
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茂其德而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歎哉遺像儼然衣冠沒名邑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

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
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
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
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
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
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遂、升之谷
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突反刺者、其東臨
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
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所、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
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
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
不知以何年廢哉、　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
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
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
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　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巙巙時爲尚
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
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
爲茇舍山中、罄竭私槖、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
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
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
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僉事楊
公文書、納行部、率其史翟、趙、郭、越茲山、留璠舍一日、簡瞻徘

細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齊閭領之，首出俸以爲
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郯縣令張士兼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
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
山，陶甓於野，備徽致遠，牽車牛服身役，運輸載途，飲餉相望，
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
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之在廟之
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爲夫子
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
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
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
太和氤氳，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二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
雨露風霆，往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
有時，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瑫也，得以學官從事於
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
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勤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
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
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
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
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
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
也千厓君發于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泮鄉榮
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
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顧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
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
意也岳孫乃以元貞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
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
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嚴學之士傅
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
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
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
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
川者也今嚴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
絃誦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嚴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
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閑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
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
順適則志易惰苦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家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孰究孰攝遂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
似以立名聲踈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
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張嚴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
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
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
冠之盛彬彬然自嚴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虞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榷茶大使黃璧委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己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二十丈有二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二十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
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馬公廷世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服裳衣五采絢繡
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謁殿棟
撓前後營之交承霤池壞仍薩公聶八公之意咨之黃君受命
亦如之明年陶甓庀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節以文甍
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便者一以屬黃君
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
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
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
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

責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託之不以類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恥敦學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震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　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溥海内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最尒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士黃灝彭蠡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嘗從朱子遊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

皇元之洽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講堂齋具而已其門廡諸
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
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
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乃改至元丁丑
之歲始謀修學謹其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
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
校之有興也其劉與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
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畜其羨得
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格之木于旁邑以
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
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榱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
堪者悉撤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繪構高壯異可以經
久焉外三門桄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柏楨築治垣墉蓋亭周

宏巖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
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
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朞月獨南康幾二載而荒政
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
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孰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
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
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
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
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傳致驗乎躬行
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敎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没其子士仁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敎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直仲孫子仍在都昌則有彭蠡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没心喪三年又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敎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勉學古之士焉潛泊堅篤無利欲之惑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哉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寧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

以尊存勸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
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遺之
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 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月弃
亦已甚矣今也縁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
弟相承而無窮吾啟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
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或難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
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
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其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
之所講以達宋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
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
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
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與學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
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
學宮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沖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
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學於其
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
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
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
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
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剌上其事以請貳憲泰公端以為
宜如郡言書聞 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
荅剌失里行部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
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

一以其先生之祠堂攸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斡公玉倫徒
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
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
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一二百年之後
者一旦煥然復爲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
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炘
走臨川山中致斡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二公炘文公之五
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
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
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
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
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
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若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與其所傳之宗蓋其
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
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
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
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
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
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
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是以用世而斂退無聞登
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
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
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
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
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蓋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視之卽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憲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治如諸生爲 禁廷邇御史六命皆耳目之職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剌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侯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閒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 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 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一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

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轉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炘以郡使者太守之命來求舜山書院記並乞求考亭之書爲蓋聞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眷戀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堂靈宇若有聞乎其音聲覩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咲唲好思其言語相從路之下古儒君菁之升降觀感而化之首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炘亦在於斯矣昔者郡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

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洽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歟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備已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疾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承務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勲襄漢湖海以次盪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 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薰於斯也其亦思夫去 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躋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囿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 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哉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
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圮
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尊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
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捄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宮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其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
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蟲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皆上請更之必不見
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
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
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
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
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
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爭畏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與
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鬬壓溺
蠱亂腊毒搏噬蟲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敘倫理受業
服事以老于長孫於　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其
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毀崇二十有

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邑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盖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

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君天下所謂醫學三皇廟者盖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撓痾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官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若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盖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　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二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
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畀命吏托以民社而　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
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
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
之旁邑方騷然圖囬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
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
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承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
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
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若讙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
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　闢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
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　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
前有門朝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爲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
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漆桷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甃祀
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
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　國史者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
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
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
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吾聞之善養良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
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僻之發則善
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寒暑之變
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衺之疾
不待鑽灼其肌膚若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
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寓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醆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宜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考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儆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爲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學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一丈作闢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 京廟所定殿有開天
之門外者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
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衛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
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
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
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
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
不虞隨而救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
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
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
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 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
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
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
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
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
養率依儆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
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
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
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
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學之
具并其人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亶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為郡，士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乃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乃禾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司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恭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一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

雍　虞　集　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涉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一　勑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録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上

時遊焉一日傳 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 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
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
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
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
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 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
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
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
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余之往來
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
留上 上欣然爲留晷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 京師始賜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止二人耳蓋
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二月二十
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
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
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
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
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爲賓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勅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日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碩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爲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榷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
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涖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首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戀遷覬望疑沮徵斂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其言復立運司爲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愼重矣於是以脫脫
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
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撫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飭外絶苛擾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類首供億心絶他慮君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浴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以幣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為之以是年某月經始聽事府庫具會泰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勸敏之報也乃為書幣命其史謝秀堂走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意集向在　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知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掊克為能者作威熇毒黷貨殖私上為　國家斂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為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為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竊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輨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賛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荊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寛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順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斤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覆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謐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過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為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禦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 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問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平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謐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庳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傾圮地聽事之東以作高亭為環以卉木之實酢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還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二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泚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辯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悶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怯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蹟庶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承遂諾、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章、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等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甚於
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言
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
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
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
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
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
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
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頤茲
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
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
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
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
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
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　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
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
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揚
侯珪以至元　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
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
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
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
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故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歳也旣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頷頷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乎皐傍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軍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壓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洊萃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千千其耦林林槤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備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刻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輟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歳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從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僅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
成屬予作文以爲記某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
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庠吏宣予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
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
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
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紹祖與今侯
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
去無代者侯以爲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恭嗇
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二年與侯樂斯
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
崔中經歷樂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
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疊巘旁崇廣道
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吏民受事使命賓
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譙時刻夜嚴鼓角所以
敬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二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
賞赫然脩舉海內讋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
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遞第相尚承上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
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究於飢渴則
偷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狃偷而好爭則亡上下
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巳正巳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皥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為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 劉侯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在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畚閣崇觀從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白黝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涖其同官吟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黝垩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便之嚴固甂湢之細微出而使民燕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縣文史 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屡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 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貧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千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氷雪識事如蓍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令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愊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屡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揷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絶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嚚究之徼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説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敻絶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壘復以小亭

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巒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敎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莅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遥徜徉於無為者乎侯之為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絶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内居其間者熈熈然無外物之接無内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等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為勝者乎今熈洽之世年屢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盖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黄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宣雖遠有得於處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必偉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閭閻之生聚秫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皐嶽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留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揖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究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雍　虞　集　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黄忠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冥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殁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棨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槩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敎人其後曰莫如持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為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為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蒿肸蠁如在於斯庭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諸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乎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
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安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官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屬其族人矣而
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趍游末以
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
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陳始
終有常而無間於是飲福脤而散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疏戚
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
宗家太史公之言曰沖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為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禀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孰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縕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禀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二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室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　稷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稷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篤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既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漬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眞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儇、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愼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
予同 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
之甫居 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
聚星之義而松巖髙公書之當是時毘菴王公左山商公靜
軒閻公暘公從周與諸名公卿 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
也今從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
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
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
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
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
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顒顒昂昂求集於斯者又何必
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
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數歷今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益可知其人焉者
若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
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蹴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
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是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
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
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
衡茅廓豐部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
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
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
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敎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煜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　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圀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圀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圀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深

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衆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敬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敎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音采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學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恒有而不衰歷時变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間驟遇夫堅氷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淶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特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書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離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々全其柏相與爲求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 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温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循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茂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處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閒逸、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挽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矧其地之寬厚爽塏、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宫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閭予氏居官舍之中、特爲憂絶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盖、寸碧天際、森列户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慨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黄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汩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怳惚之事作為詩
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昇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亦有偶對之名初無猥褻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昊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玆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日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 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恍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矣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躁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眞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貧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趍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瞻其心之神于山上而能求觀予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
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番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註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註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
一靜相爲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路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爲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圖象高虛蓋飾疏圖以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復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君還之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故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蔓衍而西北其址也爲羅維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還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遂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傜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
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傜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傜曰熟傜曰撞人曰欽人之
目皆強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亦不免於動作
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翕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
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訕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
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
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涖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
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賀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徑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
事屬公公軍遍賊擊破秀峰挑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猺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数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蘆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癸

晃呂顏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
田米落等處潰猺之復聚者斬首二百級而公諭其酋潘亢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額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二
級猺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　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倖傅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濤
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户忽都荅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
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忽都荅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户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
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
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
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爲空斬首八十
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
常抗官軍者十一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
爲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
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誅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
一人斬首二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
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鄺屯營盧
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閙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
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
正月九日公分擊中鄺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
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顕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
遣還其家鞫公顕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顕云韋千四在北江
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
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
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妻積家屬殲
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鄺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粮
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户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千萬户二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賀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二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人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称王號號
我萬户哈剌不花殺千户乃蠻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兇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尚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户蔣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章包弟又遣萬户劉某與答剌罕及顏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下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
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
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
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若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
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妥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户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歹等李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
而未亟還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
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蛮夷攻蛮夷古之道也
藉撞人以制徭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
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粮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沓剌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絶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發上 朝廷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録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
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傜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八